

武俠精品

石劍春秋

台灣◎陈青云

这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厅堂，几桌椅案，无一不是巧雕精镂，镶金砌玉，摆设的尽都是奇珍古玩，一盏琉璃八宝宫灯，高悬正中，照得厅内明如白昼。

四下静悄悄地不闻人声，也不见人影，静得出奇。

厅堂居中靠右方的太师椅上，端坐着一个宽袍暖带的威棱中年汉子，看上去年纪未超过四十，一张脸绷得紧紧地有些怕人。

他脚前的地上，躺着一个七八岁的幼童，面色青紫，四肢抽搐，像是得了重病，又像是受了极重的伤。

孩子身旁，跪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，面色苍白，满脸泪痕，不住以头叩地，哀声道：“庄主，请你饶了这孩子的小命，我错了，再没面目活在人世，但求你开恩，救救这无辜的小命，我愿用自己的性命相抵。”

那中年人面色不停地变幻，很难看出他心里想些什么，最后，厉声说道：“我办不到。”

少妇面色灰败，眼角竟渗出了血水，用手抚着那孩子，凄绝地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命该如此，你就要不痛苦了，孩子，为娘的永远伴着你，永远，永远……”

孩子急促地喘息，两只失神的小眼，望着少妇，挣得满面通红，才挣出一句话道：“娘！孩儿……会死么？”

少妇轻拍着孩子道：“乖乖，你是娘的心肝，你……不会死，娘说要永远伴着你！”说完，又仰首道：“庄主，求求你，饶了他，错只在我，他是无辜的！”

中年人沉默了片刻，铁青着脸说道：“我说办不到，我没有伤他，谈不上饶他，但……我不能救他。”

幼童喘息更急促，小脸发黑，两眼翻白，小小身躯，蜷曲成一堆，频频抽动，看来离死不远了。

少妇面如死灰，痴痴地望着孩子，嘴里喃喃地道：“孩子，为娘的不能救你，没本事解你的痛苦，但可以使你不再痛苦，孩子，乖乖地睡吧！你……就要不痛苦了……永远不再醒了……”

说完，猛一抬头，用怨毒仇恨的目光，狠狠盯了中年人一眼，然后一指朝幼童的心窝戳去……

“你不能这样做！”暴喝声中，那中年一扬手，一道掌风卷出，把少妇震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。

少妇翻起身来，以哀求的目光望着中年人道：“庄主，你愿意救他了？我错了，请你杀了我……”

中年人身躯挪了挪，皱了皱眉头，抿着嘴想了想，最后仍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能救他！”

少妇粉腮一惨，伸手抱起幼童，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。

久久，少妇才敛住笑声，戟指中年人道：“司徒业，你没有人性，你够残忍，记住，有一天我会把利剑插进你的胸膛。”

说完，她疯狂地冲出厅门，弹身越屋而去。

中年人面现极度痛苦之色，起身、抬手、张口欲呼，但

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木然望着厅外的暗夜空庭。

十八年后，这个孩子长大成人，学得了一身武艺，他喜欢穿黑衫，终年不换，双目如隆冬寒冰，不苟言笑，江湖上渐渐传播着他的名号“长恨生”董卓英。

于是，一个栗人的恩怨情爱故事，拉开了序幕。

桐城，文风鼎盛，地当安庆之北，隔白兔湖与铜陵遥遥相望。

这一天早晨，没有风，屋檐下垂着冰柱，久雪初晴，仍然感到冷飕飕的。

桐城的官道虽窄，但此时途中无人，只有早起的麻雀，在路边的树梢上，飞来飞去。

董卓英在桐城住了一宿，他无心去观赏桐城的文物古迹，策马直向天柱山驰去。

天柱山，一柱支天，峻崖绝壁，天柱山黑道盗魁不是别人，正是鼎鼎大名的黑脸章八爷。身穿黑衣绰号“长恨生”的董卓英找章八爷是有为而来的。

章八爷其脸如黑锅，其心也如黑锅，表里一致。

天柱山周围百里地区，章八爷跺一跺脚，连地基都会震动起来，三岁小孩只要听到八爷的名号，保证他不会哭出声。

如果说是官府派差人到天柱山，收取抽粮纳税这档子事，多数是有去无回。

章八爷就是那么凶，不过，八爷带人去却有另一套，天柱山的好手如云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绿林好汉。

董卓英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他竟然敢来天柱山勒虎须、拔虎牙的。

正当他穿过丛林的尽头，蓦地他发现前面三叉路口当中，站着三个彪形大汉，他停住了身形，先了解一下情况，他闪身隐入树林。

原来，这三个人正是章八手下的三剑客。

大剑客侯飞，脸色白得像张纸，一双吊眉眼，半天可以不说一句话，但杀起人来可干净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二剑客陆平，矮矮的身材，喜欢穿一件格子花的上衣，尖嘴削腮，鹰鼻鹞眼，颔下无须，手中的雁翎刀，从来就没有令人失望过。

三剑客饶丹，是西康金沙江头上的蕃人，个子长得瘦瘦高高的，头上梳个髻，看来像道士，两只手掌又干又黑，只要给他抓上了边，准叫你躺上三个月。

三剑客当路一站，他们在等一个女人。

不久，从路边另一条路上，出现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身影，袅袅娜娜的走了过去。

一眼看过去，这个女人并不美，大大的脸，宽宽的额头，可是细看下来，明眸流波，柔媚而不失之于邪荡，使人有如饮香醇之感，似乎是一种越看越美的女人。

她微笑着走到三剑客身前十步之处，伸出了春笋般的纤纤玉手，轻轻一拂，一只金凤凰，飘飘地飞向三剑客头上的天空。

然后，又转了一个小圈，迂回地飞了回来。

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她就是于珊，这是“金凤凰”于珊杀人前的惯例“凤凰展翅，神鬼同愁”。

三剑客没有人开口说话，但眼睛却盯着天上飞绕的金凤凰在转。

于珊先开口了：“黑脸章八人呢？”

“八爷不来了！”三剑客陆平冷电似的目芒，打了一个转，他向来是代表发言者。

“章八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八爷有事。”

“章八想躲，躲得掉么？”

“八爷用不着躲。”

“既然不是想躲，就该亲自来一趟。”

“我三兄弟来了也一样。”

一串银铃似的笑声，像春风吹袭了大地，屋檐下的冰柱，开始溶化了。

三剑客的三颗心，仍是拉得紧紧的，他们不敢溶化。

金凤凰于珊笑意盈盈的环视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三位能代表？”

“奉命而来，代表一切。”

“包括生与死？”

“当然包括。”

于珊笑得更美了，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本姑娘来的目的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你们不要再作最后一次的考虑？”

“没有必要。”

天空中一声鸦鸣，一只黑色乌鸦，划空而过。

于珊玉手又是轻轻一挥，金凤凰冲天而上，黄光一闪，乌鸦即由高空坠下。

金凤凰恰巧贯穿了乌鸦的咽喉。

三剑客饶丹面目阴沉，脸泛恨意，冷冷地开了口：“不稀

罕，人不是乌鸦，乌鸦也没有得罪人。”

于珊的笑意消失了，粉面一寒，明眸陡现杀机，娇叱道：“姓饶的，你不服气？”

“我是为乌鸦说话。”

“姓饶的，你出来，本姑娘就叫你尝一尝做乌鸦的滋味。”

突然，石板道的那一头，又有数条人影向这里渐渐走近。

一行八个彪形大汉，一律紫色短袄裤，头上扎了个紫色头巾。

为首的是个浓眉大眼，满面虬髯的大汉；人虽是长得又粗又壮，可是精悍之色，给人印象特别深。

于珊看到这些人，粉脸上不由立刻绷紧，鼻子“哼”了一声。

来人正是黑脸章八爷身边的“紫裳八杰”。

饶丹仰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于姑娘，你想不想做乌鸦？”

“放你的狗臭屁，姑奶奶永远不会做乌鸦。”

陆平淡淡一笑道：“老三，只怕今日轮不到你我出手了！”

“不见得！”一声娇叱，忽然自路边榕树树梢，飞落下一个苗条的小姑娘，年纪不会超过十五岁。

鹅蛋脸，柳叶眉，手上握着一把金凤宝剑，正是于珊的贴身侍女小彬。

陆平“啊”了一声，嘴角一撇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不过是个臭丫头片子。”

小彬飞身落下地面，迅快的站在于珊的背后。

金凤凰于珊冷冷的道：“陆平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；姑奶奶既然来了，就有办法对付你们这批狗才。”

陆平大怒，喝道：“骚婆娘，你骂谁是狗才？”

“谁是狗才，谁不是狗才，各人心里有数。”

久未发言的侯飞，反手一探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剑已出鞘。于珊脸绷得紧紧的，皱眉道：“侯飞，你想先上，抢个第一？”

侯飞嘶声叫道：“干脆来吧！姓侯的不喜欢婆婆妈妈的穷蘑菇。”

于珊回头吩咐了一句：“小彬，你去试试。”

小彬闻言，疾跃而出，喜孜孜的指着侯飞道：“你是用剑的，我也是用剑的，咱们谁也不吃亏。”

侯飞突然扬声狂笑，道：“好，我就先打发你再说。”

笑声中，他掌中剑一闪，剑光已洒开有圆桌面那么大，笼罩住小彬的全身。

小彬人虽小，但一身功夫，得自金凤凰的真传，显得异常老练沉着。

只见她不惊不惧，面对着比她高一个头的大男人，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。

因为，她胜了，就可挫一挫黑脸章八爷的锐气，败了，她身后有撑腰的，也用不着担什么心。

小丫头心念一转，人已滴溜溜的转到了侯飞的背后，口中叫道：“姑娘我在这儿，嘿……”

侯飞名列三剑客之首，自非等闲之辈，白纸般的脸色更见惨白。

寒芒又闪，这一招，回身挥剑，剑气如同一条匹练，倏然而起。

小彬脚步一溜，柳腰竟然平空而升，人同飞鸟一般，侯飞的这一剑，只是从她脚下刺了过去。



没想到，小彬以守应攻，觑备了对方的间隙，顺势一剑，剑气嘶空。

一眨眼间，鲜血红花般从侯飞的腰腹之处，飞溅而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人已仰天栽倒地上。

蓦地，所有的动作全部停顿，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场中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。

雪地上已多了点点血花，鲜艳如红梅。

狂风突起，带来了雾一般的雪景，空气感觉更冷了。

“紫裳八杰”已悄悄接近了场边。

他们的脸上，仍然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。

八个人的眼睛，却露出了慑人的寒芒，紧紧的盯着小彬。

这时，有表情的是金凤凰于珊，花一般的笑容，绽开在她的娇靥上。

陆平气得七窍生烟，悲痛万分的吼叫道：“臭婆娘，血债血还，你们这二个贱人，一个也走不了！”

于珊笑得如同花枝颤抖，娇笑着说道：“陆平，咱们是不想走，可是，你们就能走得了么？”

“紫裳八杰”中的四杰，大踏步走了出来。

饶丹双目尽赤，一跃而出，伸手一拦，道：“四位请稍待！”

于珊又是妩媚的一笑，道：“哟！金沙江的绝活，现在就要卖了。”

饶丹怒气冲天，额上的青筋毕露，指着于珊咬牙切齿的叫道：“老子一个个的宰了你们，先宰老的，再宰小的。”

“就凭你？”

“一点也不错。”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老子今年四十一，怎么，想提亲么？”

“姑奶奶看你才不过一十四，简直是幼稚无知，狂妄无礼。”

“放屁！”一声暴喝之后，手一扬，饶丹两只鬼爪般的手掌，居然暴涨了一倍，呼呼两阵掌风，带着透骨的阴寒之气。

这两掌一先一后，交错的拍向了于珊的前心后背。

劲风如狂飚，刹时间，飞沙走石，端是惊人。

金凤凰一声娇笑，突然振臂而起，凌空翻身。

黄衣飘处，宛如凤舞鸾翔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金凤凰于珊已超越出掌劲狂飚，变成以上凌下，占尽了先机，紧接着又是一声娇叱，一声断喝，及一声“砰”的巨响。

饶丹发觉自己招式被陷入对方的陷阱，非但无法变招，连闪避都无法闪避，他一咬牙，狠下了心，根本也不想闪避，血脉贲张，杀机涌现。

但于珊五指玄功，先声夺人，有如烧红的铁棒，直穿而下。

结果，鲜红的血，又染红了白皑皑的雪地。

饶丹的头颅顶门正中，开了个大窟窿，蜷曲成一堆，频频抽动。

三剑客中的二个剑客，先后倒地而死了。

陆平的脸色，至此已全变了。

不知道他是悲痛过度，还是愤怒到了极点，嗓子里像哭一般的叫道：“于珊，你……好狠！”

于珊淡淡地回顾了躺在地上的尸体一眼，懒洋洋的道：“陆平，你认为姑奶奶真是这样？”

“臭婆娘，你不但狠，而且毒。”

“姑奶奶不承认。”

“不承认也不行，你先后已杀了我两个兄弟。”

“我只承认杀了一个，另一个不是我杀的。”

“废话，你永远还不清章八爷的债了。”

“是吗？可惜黑脸章八现在不在这里。”

“用不着！”陆平冷峻的面孔，笼罩上一层寒霜，双睛通红如赤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陆大爷一样要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！”

右手一挥，“紫裳八杰”登时各据一方，守住了四周八个方位。

于珊一点也不为所动，道：“可以，姑奶奶正等着呢！”

就在双方再度剑拔弩张的当儿，一条人影，远远的自三十丈外树林边，飞快的疾奔而来。

来人是一个白发白须的矮小老人，穿着一身皂色长袍，手中捧着一个大酒葫芦，形状十分怪异。

陆平和“紫裳八杰”，老远的看见那人飞奔而来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每一个人的眸子里突现亮光。

那人一发即至，三十丈的距离，不过几个起落。

一眨眼，人已到了于珊的面前。

凭这样的身手，显然是比这群人要强得多了。

陆平一见那老者来到，就要张口说话。

没想到那老者突地一摆手，制止了陆平的话锋，转头对于珊道：“于姑娘，这件事恐怕有点误会。”

陆平在一旁指着地上的两人，急急叫道：“牟总管，侯飞和饶丹已经躺在地上，你还说是误会……”

牟总管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摇手阻止他说下去，接道：

“于姑娘，八爷说咱们之间的事，改在下个月的月圆之夜，再行了断如何？”

金凤凰于珊意在言外的懒洋洋答道：“好吧！月圆人不缺，咱们一言为定。”

牟总管环视众人一眼，手一挥，陆平和“紫裳八杰”带着候飞和饶丹的尸体，飞快的离去。

牟总管向于珊一抱拳，也随后离去。

金凤凰于珊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回眸一笑，指着不远处的丛林，娇笑嫣然的道：“喂！朋友可以出来了！”

倏然，丛林中跃出一条人影。

于珊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，面如冠玉，丰神秀目，腰悬长剑，却穿着一身黑衣，不由怔了一怔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年轻人一脸尴尬，凝重地开口道：“在下董卓英，由黄山而来，凑巧碰上姑娘……”

于珊深深地注视了董卓英一眼，微笑道：“阁下远来，也是找黑脸章八？”

董卓英点点头道：“在下找他，是想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阁下不便讲？”

“不！在下想打听的是诛心员外……”

“啊！是他！”于珊秀眉一耸。

“于姑娘知道他的行踪？”董卓英急得向前一步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姑娘……”

“此人神出鬼没，飘踪无定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在下血海深仇，与他誓不两立。”

于珊凝眸注视了他良久，道：“现在找出一点眉目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章八的窝，可能就是一条线索。”

“在下就是为此而来。”

“听说章八和他有些渊源，虽然那已是多年的旧事……”

“于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“傻瓜，我不知道还有谁知道？”

董卓英精神一振，急道：“走，找他去。”

于珊玉臂一伸，笑道：“章八这家伙不好惹，除草先除根，咱们得先动一番手脚，不能鲁莽行动。”

董卓英体会出她话中含义，道：“就像刚才一样？”

“当然，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插曲而已！”

“于姑娘好高明的手段。”

“这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。”

“教训？”

“是的，教训他们坏事不要做得太多。”

董卓英不由一阵激动，望着于珊的娇靥，道：“感激不尽，容图后报。”

“免了吧！我已心领了。”于珊嫣然一笑，柳腰半转，纤纤玉指向北一指，接道：“董卓英，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见个人。”

夜，无限的延伸，终于笼罩了山野。

一座孤独的青砖瓦屋，矗立在一片荒烟蔓草中，看来既

不像农舍，也不像猎户人家。

如果是农舍，那附近必是阡陌纵横，如果是打猎之人的居所，但屋子周围一坦平阳，毫无山岗峰峦之胜。

于珊带着董卓英，远远的走来，态度是一片诚敬。

灯光幽照，从窗户透视而出，想见屋中一定有人。

然而大门紧闭，门椽上意是蛛网斜挂，门阶上苍苔丛生。

董卓英看得直摇头，心里疑问很多，一时间也不好说出。

于珊蹑手蹑脚的走到了门口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屋内传出：“是谁在外面？”

于珊应道：“晚辈于珊。”

门内人发了怒道：“你怎么提前来了？”

于珊道：“晚辈带来了一位朋友，想见见老前辈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一位年轻少侠。”

“唔！那男娃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姓董，上卓下英。”

“董卓英？姓董的人不多，能成器的更是少之又少。”

“老前辈，这位董少侠是人中龙凤，与别人大是不同。”

“哦！真是这样？女娃儿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”

这话问得于珊满面娇羞，二十一岁的女人，正是最敏感的女人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机智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前辈的客人。”

“好，回答得好，你带他进来吧！”

于珊低声吩咐小彬守在门口，自己当先领路，绕道到屋子的后门，推门而入。

屋内布置得颇为典雅，壁架上摆满了书籍，地上更是纤

尘不染。

董卓英紧随在后，心里更是奇怪。

于珊进入到正中一间屋子之后，面向右侧一间木门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我和他已经进来了！”

“请到这室内来。”屋中的老人干“咳”了一声，继而听到有椅子拖动的声音。

于珊轻轻推开房门，一看，室内放着一张木榻，榻上坐着一位黑髯绕颊的高大老人，双膝以下盖着一件素色的毛毡。

榻旁倚壁斜靠着一副铁质拐杖。

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书童，长得眉清目秀，随侍在旁。

白色的蜡烛，发出微弱的光辉。

那高大老人形象威猛庄严，躯干高大，可惜的是已形消骨立，显见身染重病，病入膏肓。

于珊走近榻前，轻轻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的病好了一点吧？”

那老人张开微瞠的双眼，寒芒倏的一闪，有意无意的望了董卓英一眼，答道：“还好。”

董卓英双手一拱，恭敬的道：“晚辈董卓英，见过老前辈。”

“你姓董？”那老人仔细又瞧了一眼，又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！”

董卓英如言走了过去，只见老人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，抚摸着董卓英的上半身，由前而后，动作极为缓慢。

如此隔了半晌，老人口中不由地发出了轻微的一声“啧啧”，然后闭目再重新又按摸了一次。

于珊神情紧张的注视着，一双俏目，不断的溜来溜去。

小书童探手从杯中拿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白色药丸，托在掌心，说道：“师公，您该服药了。”

黑衣老人缓缓的将药丸送入口中。

室内的空气一时陷入沉闷，谁也没有再开口。

久久——

老人的手掌离开了董卓英的上身，手拂长髯，神情极为愉快的道：“好，好，孩子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老夫一生相人无数，你是骨骼最清秀的一人，未来的卫道降魔，要落在你的双肩之上了。”

金凤凰于珊喜不自胜，急道：“谢谢老前辈的金玉良言。”

“不要谢我，你该谢谢他。”

“老前辈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？”

“女娃儿，老夫现在有话要交代的是你。”

“是我？”于珊睁着一双大大美丽的黑眼珠，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对方。

黑衣老人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把他带来的用意是什么？你以为老夫不知道，你是想老夫把一点压箱底的本领传授给他，是不是？”

于珊不好意思的叫了声：“前辈……”

“你不用解释了，老夫会成全你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……”

“不过，老夫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这事是由你而起，将来必由你而结束，所以，老夫提出的条件是要你拜在老夫的门下作一个记名弟子。”

于珊想不到黑衣老人提出的条件是看上了自己，而不是要董卓英做他的徒弟，一时想不通其中道理。

那黑衣老人闭起双目，黯然说道：“女娃儿，你知道老夫



的名号，除了‘沧海医圣’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号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珊道：“知道，老前辈另外一个名号是叫‘玄冥客’。”

黑衣老人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，竟然老泪纵横的道：“老夫卜大明，想不到临死之前，却意想不到的收了一个女徒弟，造化弄人，夫复何言！”

“前辈功参天人，一身轻功医术，超前绝后……”

“想人，也想自己，今后岁月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好活，不过，这半个月可够老夫忙的了。”

“前辈不能医治您自己身上的病？”

“老夫身上这种病，当今之世，是再也没有人可以医活的，除非……”

董卓英这时不禁脱口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卜大明神情凝重，黯然点头道：“孩子，你心地善良，骨骼清奇，老夫只是试试说着玩的，已经是没有什么除非的了。”

小书僮此际突然插嘴道：“有，我知道有。”

卜大明摆摆手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，道：“傻孩子，生兮死之寄，祸兮福所倚，老夫无牵无挂而来，无牵无挂而去，你不必多讲了。”

小书僮双目中的泪水，立刻似山泉急涌，直向外面冲出，可见他已是忍耐多时。

卜大明缓了一缓，接着又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可悲伤的，世间灵药难求，老夫却要搜集十种，熔于一炉，谈何容易？好在后继有人，老夫已深感上苍对我的恩惠特多了！”

董卓英那黯然凄切的神色，突然泛出一片坚毅之色，道：“前辈凡有所交代之事，晚辈一定不计艰难，全力以赴。”